BJ
1558
C5H35
v.3

四本堂座右編卷之十五

邗江韓山子卓月朱潮遠輯

口德

立言之德賢於軒璧之贈受言之益勝於德義之名故楚莊王輕千乘之國而重申叔隻辭范獻子賤萬畝之田以貴舟人片說然蘇張二子工縱橫而戕人之國黨錮諸賢因論議而亾巳之身易曰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

可不愼乎磨兠堅是吾人三字符也叙曰德

第十五

頤卦愼言語節飲食然口所入者其禍小口所
出者其罪大故鬼谷子云口可以飲不可以
言

虚齋曰有道德者必不多言有信義者必不多
言有才謀者必不多言惟見夫細人狂人佞
人乃多言耳明道曰德進則言自簡

陳了翁曰言滿天下無口過非謂不言也但不言人是非長短利害所以無口過
耳雖聞目不親見者不可從而言之流言可以惑衆若文其言而貽後世恐是非邪正失實
善謔浪好詼諧吐語傷於過綺取快佐驩亦無大害揚隱微談中篝爲德毋乃太涼積德消福吾黨戒之

王文成公與人書後生美質須令晦養深厚天

道不翕聚則不能發散花之千葉者無實爲其英華太露耳余嘗與門人言人家釀得好酒須以泥封口莫令絲毫泄漏藏之數年則其味轉佳纔泄漏便不中用亦此意也

利泰西云造物者製人兩其手兩其耳而一其舌意使多聞多爲而少言也其舌又置之口中奥深而以齒如城唇如郭鬚如壘三重圍之誠欲甚警之使訒於言矣不爾曷此嚴乎

伊川先生見人論前輩之短曰汝輩且取他長一處

寧鴆子曰喜極勿多言怒極勿多言醉極勿多言聊翁曰覺言語多便檢點

李文靖公爲相人有求進用者必溫語却之或問其故曰既失所望又無善詞取怨之道也

王黃門兄弟三人俱詣謝公子猷子重多說俗事子敬寒溫而已既出或問謝公三子孰愈

公曰小者最勝客曰何以知之公曰吉人之辭寡

洪景盧居翰苑一日草二十餘制語院吏曰蘇學士想亦不過如此速爾院吏曰幼時曾見蘇學士敏捷亦不過如此但不曾檢閱書冊耳洪爲赧然自悔失言嘗對客自言如此且云人不可自矜

黃謙工部主事會試時過書肆有菊坡叢話四

冊持閱之傷一人從公借閱覩其貌寢甚調之曰老鼠拖生薑識其無用也其人微笑私問公姓名後與公同第官刑部會公以員緣事發參送法司其人坐公受賄削籍過司日大聲曰老鼠拖生薑公始悟結怨之繇

紹興末朝士多饒州人時人語曰諸公皆不是癡漢又有監司發薦京官狀以關節欲與饒州人或覩其當先孤寒監司者憤然曰得饒

人處且饒人

劉貢父謨次與三衞爲隣諸帥玩一水晶盂問何物而瑩潔若是貢父應聲曰此多年老氷也四字傷若干和結若干怨

梁祖思求直言之士一日忽出憇高柳樹下樹可數圍梁祖獨語曰好大柳樹徧視賓客久之客各避席對曰好大柳樹祖又曰可作車頭末坐數人起對好作車頭祖厲聲曰柳樹

豈可作車頭秦時指鹿爲馬有甚難事悉撲
殺言作車頭者諂佞殺身逢迎何益
姚湘攻舉子業不售納粟爲衞經歷學院李點
名呼王蕡爲王賁秀才不應姚稟曰蕡音焚
迺劉蕡下第之蕡依音呼之隨應李曰好箇
經歷能識蕡字竟以此去其官識字乃誤人
矣

徐孟章有言曰仕路乃毒蛇聚會之地君平昔

心腸條直全不使乖今却不宜如此坐中非但不可談論人長短得失雖論文談詩亦須愼之不然謗議交作矣

賀若弼父敦爲宇文護所害臨刑呼弼謂之曰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因引錐刺弼舌出血誡以愼口

金性雖質處劍卽凶水德雖平經風卽險人性雖善惟口興戎

士大夫處世能絕四語可與論道矣一口耳語一曰目語一曰手語一曰足語呫囁而談者私也睇笑而談者險也握手而道者僞也躡足而告者昵也言堂滿堂言室滿室在朝言朝在家言家君子之言如是

不妄語不多語不道人隱事不摘人微過不言已無干涉事不言人有關係事論人無拾短而棄長論已無登枝而忘本交淺者無與深

言調別者無與強言陰刻者無與言褒情輕疎者無與言密事語財不及非分語色不及邪緣彈射官箴月日人品不及愛憎不及風聞談經濟外寧談藝術可以給用談日用外寧談山水可以息機談心性外寧談因果可以作善

畢仲游與東坡書曰夫言語之累不特出諸口者為言其形於詩歌贊於賦頌託於碑銘[illegible]

於序記者亦言語也今知畏於口而未畏於文是其所是則見是者喜非其所非則㒸非者怨喜者未必能濟君之謀而怨者或以敗君之事矣

晉公嘗云居帝王左右奏覆公事慎不可觸機所貴行事歸功恩於王上耳嘗有一臣僚呈一官員犯贓罪案宋眞宗方讀案遲回間欲寛貸未有聖語其判院輒便奏云此是魏振

男眞宗便赫怒云是魏振男便得爲不法拂
下其案云依法正行遂處死後來有一御院
因觀前車覆轍每奏事兢懼取進止忽復有
詞臣犯贓進案眞宗問曰如何遂奏云此人
悉以當辜聞說涕泣云玷陛下科名陛下任
使更無面得見陛下惟俟一死而巳眞宗聞
之云特與貸罪安置一言而關人死生居君
側者其可苟乎

韓昭侯與棠谿公語而終夜獨寢慮寱言之露於妻妾也孔光不對温室之樹恐內言之泄於左右也呂公著不荅語次嘉問之問恐言論意指之窺測於門客子弟也

今之操不律者掊擊古人吹毛索垢無所不至而弘奬令人動多溢美大臣則人人皋夔臺省則人人龍比守令則人人龔黄將帥則人人劉岳布衣則人人巢許文士則人人班楊

詩客則人人李杜緇流則人人能秀黃冠則人人葛許投贈之篇黃金爲政譽墓之作白骨含羞昔人謂魏收穢史余謂今人穢文也

妄語之戒此爲口德之玷者不少士大夫痛加懺悔而焚其筆研可乎

喜時之言多失信怒時之言多失體

好談閨門及好談亂者必爲鬼神所怒非有奇禍則有奇窮

言語之當慎正在當快意時遇快意人說快意事

聞人談一善事述一善人必巧為無端不可解之語逆奪之使滿座哄然而談者色沮然後為快既造口業亦增意業一生聰明用之此處大可惜矣

對人無可說話慎勿強尋閒話來說不是承迎世人求為歡悅便是自家無着落消遣不過

一時教人以口百世教人以書

温公有一僕三十年只稱君實秀才蘇子瞻學士來謁因聞而教之明日改稱大叅公相公驚問以實告公曰好一僕被東坡壞了

永樂時廣東布政徐奇入覲載嶺南藤簟將以餽廷臣邏者獲其單目以進上視之無楊士奇名乃獨召之問故士奇曰徐奇自都給事中受命赴廣時衆皆作詩文送之故有此餽

臣時有病無所作不然亦不免今衆名雖具
受否未可知且物甚微當亦無他上意解即
以串目付中官令燬之

司馬德操有人倫鑒居荆州知劉表性暗必害
善人乃括囊不談時有以人物問者不辨其
高下每輙言好其婦諫曰人質疑於君宜辯
論而一皆言好豈人所以咨君之意乎操曰
如卿所言亦復好人稱之曰好好先生

錢塘娼有女美而啞教以琵箏箜篌靡不精審旣笄貌益揚藝益工有賈見大喜倍價聘之或嗤其愚賈笑曰婦類以長舌敗人家內讒寢而後家可長耳遂挾以歸賈有姬十餘人皆掩口胡盧之未幾娼寵專房賈一飯非啞娼不甘啞娼亦心自語不聾啞不家娜侈然自隆重非尊右不居非珠珍不御諸姬雖忌之然咸德其不能言皂白於主又心幸之嗚

呼啞娼以不言全寵所謂共默足容者乎

袁忠徹以相名天下有二壻一爲盜死獄中一覆舟死於水二女皆寡於家忠徹每爲談相妻必叱云莫詭言且相女壻之日何在曰吾能人相不能天相也

薛收上書諫秦王田獵王荅曰覽所陳卿成我者卿也明珠兼乘未若一言

祝期生爲人儇薄見智愚貧富皆輕侮之評品

之官則發其陰邪士則發其隱曲無可擬議者則巧求其短以毀之晚年病舌黄毎作須刺血數升乃已復作又刺一歲五七次痛苦難言舌枯而死此等人孰不畏其口者亦豈不豪傑自命而無識小人孰不從而和者然而影射誣人不少矣䑛舌猶存當任他快而已道士章齊一好嘲謔人後亦嚼舌而死

四本堂座右編卷十五口德　終

四本堂座右編卷之十六

邗江韓山子卓月朱潮遠輯

廣慈

天地以慈而成功兼覆兼載帝王以慈而成治如保如傷大禹泣罪下車萬民仰德商湯見獵解網列辟歸仁隋侯活蛇而得珠楊寶放雀而蒙報下至昆虫草木不可傷殘豈以鰥寡孤煢罔知矜恤叙廣慈第十六

太上感應篇十種利益一收街市遺孩倩人看養俟長願識認者歸父母團圓二每冬收老稚乞丐貧人入本處養濟院日給錢米滿一年令自便求趂三普施應驗湯藥救人疾苦四施棺木周無力之家五女使長大不討身錢給衣資聽其適人六專一戒殺遇飛走物命買贖放生七每遇荒年貴糴賤糶八修寺觀損壞者裝聖像剝落者治橋梁道路溝渠

不通者九客旅流落者量遠近助糧還鄉十

居推司凡遇冤枉必與辯明

陸宣公曰國之令典先德後刑所後者法應留

遲故決事不得馳驛行下所先者體宜疾速

故赦書日以五百里爲程

唐太宗見明堂圖五臟咸附於背愴然曰今律

杖笞奈何令髀背分受乃詔不得笞背貞觀

中有人妄爲妖言張蘊古以狂病不當坐太

宗以有情令斬之尋悔無所及自後毋決死
刑皆令五覆奏

宋舊制後苑有庫常貯毒藥令川廣每三歲一
貢外官一員監之藥有七等野葛古蔓皆豫
鴆猶居第三其上者鼻嗅之立死皆前代備
以殺不庭之臣者政和初上謂臣下果有不
赦之罪則明正典刑豈宜用此皆罷其貢廢
其庫將見在毒藥焚棄瘞於遠郊仍表識之

毋令牛畜犯焉嗚呼聖性仁慈如此
五代以殺爲嬉獨唐明宗稍有仁心渾公兒奏有百姓二人以竹竿習戰者帝令石敬塘殺之次日安重誨敷奏方知悉是幼童爲戲下詔自咎失刑減膳十日以謝幽寃罰敬塘一月俸渾公兒削官杖流仍賜小兒家屬絹五十疋粟麥各百石令如法埋瘞仍戒諸道州府凡有極刑並須仔細裁遣

宋神廟欲平西北敵一日被金甲見皇太后曰娘娘臣着此好否后笑曰汝甲甚好然使汝至衣此等物則人民何堪矣神廟心服遂卸金甲

宋太祖性仁慈其取江南也戒曹秦王潘鄭王曰江南本無罪但朕欲大一統容他不得卿等切勿妄殺人後城久不下潘奏曰兵久無功不殺無以立威太祖批還曰朕寧一不得江

南不可妄殺也詔至城已破計城破日乃拱
狀時天人相感如此

曹彬曰吾爲將殺人多矣然未嘗以喜怒戮一
人其所居堂閫撤壞子弟請加修葺彬曰時
方大冬牆壁瓦石之間百蟲所蟄不可傷其
生其仁心愛物如此

明太祖諭都御史詹徽等曰凡論囚須原情昨
民有子犯死其父行賄求免御史欲并罪之

朕以子死父救係出至情但當論其子而赦其父自今凡有論決必再三詳讞覆奏而行毋重傷人命

王丞相欲擬辛幼安爲帥周益公堅不肯王云彼帥材何不用之公荅云幼安嘗殺凡所殺人命在吾輩執筆者當之王悟不復言

唐宣宗坐朝次對官趨至必待氣息平均然後問事有遠郡謝表必躬覽之左右曰此不足

煩聖慮上曰遠郡無非時章奏只有此謝表安知其不有情懇乎吾不敢忽也

唐毎歲上巳許宮女於興慶宮大同殿前與骨肉相見縱其問訊家眷更相贈遺一日之內人有千萬有初到親戚便相見者有及暮而一呼喚姓第不至者涕泣而去歲歲如此

魏明帝爲太子時以其母甄氏讒死常慟之一日同文帝射獵見二鹿文帝發一矢其母應

弦而倒復令帝射其子帝置弓泣曰陛下已殺其母臣何忍復殺其子文帝悟而悔曰此語一何痛哉遂定爲嗣

程伊川在經筵聞哲宗在宮中盥漱噴水避蟻因畢講請曰有是乎曰然恐傷之耳頤曰推此心以及四海帝王之要道也

將給事性中在京燕客已卜日矣適隣家子喪公言彼方悲哭而吾何忍歡笑遂止之數日

喪去乃召客

宋世於郡縣立慈幼局凡貧家子棄不育者許抱至局書生年月日局置乳媼鞠視他人家或無子女却來局取養之歲祲道無拋棄者信仁澤之周也今維揚有育嬰社倣此

霍洞嘗病田舍見吏催科詩云北風吹晴屋滿霜翁兒赤體悲無裳閨中幼婦饑欲泣恐饑取麻燈下緝一身勿暇私自憐鳴機軋軋明

窓前織成五丈如霜布翁作襴裙兒作褌明朝官中催租急依然赤體當風立又歲饑見守者出游詩云、朝來五馬去尋春誰信家家甑有塵桃席道傍宜細問恐無芳草醉眠人守聞爲之罷游

唐一庵與衆友夜話將寢、問曰、此時還有事須料理否衆曰無、一庵曰、夜寒吾輩飲酒樂甚從者尚未有寢處焉得不與之料理有官

人夜飲温室、語人曰、今冬温煖若是、時令不正也、從者於門外頓足曰、外間時令甚正、處富貴而能念人饑寒勞苦者蓋鮮。一庵先生眞可法也。

彌勒佛曰、刀割畜生身上肉。自家面上要添肥。與你黃金千萬兩。誰肯將刀割自皮。蘇子瞻曰、爲鼠常留飯。憐蛾不點燈。至人好生如此。田子方道見老馬、詢知爲家畜而鬻於人者、嘆

曰少盡其力老棄其身仁者不爲也贖而畜之

有人因客至主人將殺雞爲黍旋覓雞不見欲殺一鴨轉眼間鴨復逃匿索之見雞伏深處鴨以口扯雞翅甚力主客感悟遂戒殺

有業屠者將宰一牸牛偶以事他往其犢啣無人御刀藏舍後灰堆中隣人見之不諭其處遍索得諸灰中屠怒將併殺犢石泉翁見之

貸穀數石乃免

秦符堅欲放赦與王猛符融密議甘露堂悉屏左右下帷草詔有大蒼蠅入集筆端聽而復出俄而長安街巷相傳大赦堅謂禁中事何從得洩勅窮之咸曰有小人衣青衣呼於市曰官今大赦須臾不見堅嘆曰其向蒼蠅也

唐末南康民黎景逸被誣繫獄有鵲止獄樓向逸歡噪似傳語之狀其日市人傳有赦且

到官司詰其來云路逢黑衣素衿人所説三日而赦果至乃知黑衣素衿者鵲之所傳嗟夫好生之事卽蟲禽皆欣爲傳布人可藏殺機哉

白龜年因入仙洞得一軸素書能辯九天禽語九地獸言一日過潞州太守知其能延與坐適將吏驅三十羊過庭下中一羊鞭不肯行且悲鳴守曰羊有說乎龜年曰羊言腹有羔

將產俟產訖甘就死守命留羊驗之果生一
羔周豫學士嘗煮鱔見其鞠身向上以尾首
就湯者剖之見腹中有子乃知鞠身避湯者
以愛子故也

蘇東坡曰余少不喜殺生時未斷也自得罪下
獄始意不免既而得脫遂自此不復殺一物
有餉蟹蛤者放之江中雖無活理庶幾萬一
便不活亦愈於煎烹也巳身患難不異雞鴨

之在庖厨何忍以口腹之故使有生之類受無量怖苦耶

鄭漢奉曰予初不舉罪福報應但請於執杖磨刀捕捉搏擊之時暫試回心一觀觀彼衆生逃竄飛遁投冥入隙恨天不賜梯地不借孔與人類怖畏王法聞有擒追魂散魄震者有異無異觀彼衆生黨類相憐棲啄相並如割一鷄則衆鷄驚啼屠一猪則群猪不食與人

類被執向官闠門徬徨或當死別六親踊躃平日眷愛難割難捨有異無異觀彼衆生捉縛被刀宛轉悲鳴冀或見赦血瀝命斷聲猶汶汶時或動掣與人類疾病無措號神念佛庶幾保護神識告離迸眼努脣手足牽引以冀或存有異無異若謂有異是未嘗觀即今請觀若謂無異惻忍安在即今請斷

孝宗朝詔婺州市牛筋五千觔時李侍郎椿爲

婺守奏一牛之筋纔四兩今必求此是屠八萬牛也上悟爲收前詔

鎮江軍士范某妻病勞瘵瀕死有醫者云用雀百頭製藥末飼之至三七日服其腦當痊然一雀莫減也雀有死者旋買之以充數范依言籠雀妻聞之恚曰以吾一命殘物百命寧死决不爲此也奪籠放之未幾病自痊且懷妊生男男兩臂中各有黑痣如雀形一飛一

俛羽毛分明不減刻畫

梁武帝遣人放生於石頭城下洲置十戸在洲旁掌穀粟以飼魚禽名長命洲魏李恕來帝適放生問曰北主頗事此乎恕曰本國不放亦不取

桓宣武入蜀至三峽部伍中有得猨子者其母緣岸哀號行百餘里不去遂跳上船至便即絕破視其腹中腸皆寸寸斷公怒命黜其人

都區寶居父喪隣人格虎虎走趨其廬卽以袞衣覆之隣人尋跡到寶寶曰虎豈有可念而藏之乎此虎後送禽獸以助寶祭

天寶末沈氏畜一母鷄將死其雛悲鳴不食母死啄敗薦覆之又啣芻草列前若祭狀向天長號而死沈氏異之作孝鷄塚

南唐李后主獵青龍山一牝狙觸網見王下淚稽顙指其腹戒虞人保守之是夕產二子還

幸大理寺錄囚繫有大辟婦以孕在獄未乳產一子煜感徂事罪止於流

眉州鮮于氏因合藥礫一蝙蝠爲末及和劑有數枚小蝙蝠圍聚其上目皆未開蓋識母氣而來也一家爲之灑淚

祈禳不宜殺生人有疾殺牲祀神以祈祐不知一已欲求生反殺他命以活我命神而有靈其來饗乎

生子不宜殺生人無子則悲有子則喜曷爲慶
我子孫令他子死嬰孩始生不爲造福而反
作業乎
徵之內典鷲頭作嶺雞足名山孔雀爲經鸚鵡
一悟偈字中疑鸜珠裏認鵝一切禽鳥皆具佛
性故放生說法洞徹佛性眞如惜福淸修屬
第二義

四本堂座右編卷十六廣慈　終

四本堂座右編卷之十七

邦江韓山子卓月朱潮遠輯

閒逸

煙塵擾攘曾無閒地容身世事紛紜何處達人高隱得失夢中蕉鹿兩脚空忪憂疑杯底弓蛇雙眉且放到不如滿塢白雲三間茅屋做一箇七松處士相伴它五柳先生徒步當車晚食當肉無罪當貴無災當福不亦美乎

述閒逸第十七

貧賤不如富貴俗語也富貴不如貧賤矯語也貧賤奔走衣食妻孥交謫親不及養子不能教何樂之有惟是田園粗足丘壑可怡水侶魚蝦山友麋鹿耕雲釣雪誦月吟花同調之友兩兩相命食牛之兒戲着鄰間或几坐一室習靜無營或命駕扶藜留連忘反爲樂不減眞仙何尋常富貴足云

一出都門與長安隔世夜臥絕不作華清馬嘶夢家有釆芝之堂堂後有樓三間雜植小竹樹臥房廚竈都在竹間枕上常聽啼鳥聲宅西古桂二章秋來花發香滿庭中隙地鑿小池栽紅白蓮傍池桃樹數株三月紅錦映水如阿房迷樓萬美人盡臨粧鏡又有芙蓉蓼花令秋意瑟瑟更喜貧甚道民景態清冷都無吳越間士大夫家華艷氣

閒適之事、天常限人、近聞南中一老翁、每緣公務入城、殊憚其煩、揭四字於室、曰、望城欲哭一日焚香告天、曰、顧薄田二十畝、自爲耕穫、老於山林足矣、忽空中應聲云、欲富貴則與之此則不可、是知閒過於富貴、天不輕以與人也

馬遠公云、天地偏以巖壑雲樹、娛天下之幽人逸士、非富貴人所可染指、散吏逐臣、猶可竊

取一二吾輩未肯爲幽人但一日游覽亦一日清福余嘗年雖在都下風塵中日與西山一段秀異之氣脉脉還往無論清游香碧諸山別有趣味即燕市園林中多有高樹坐挹深綠便覺不同一日同澹眞兄坐一小園李花熳爛如雪炤人酌小樓上望西山翠尖欲滴因謂澹眞兄金門亦有滄洲耶

楚王持金百鎰聘於陵仲子其妻曰夫子左琴

右書樂在其中矣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亂世多害恐夫子不保也於陵子謝使者逃去爲人灌園

梁陶弘景脫朝服挂神武門自號陶隱居梁武帝與之遊及即位屢聘不至唯畫兩牛一牛散放水草間一牛着金籠頭有人執鞭凾以獻於帝帝笑曰此人欲效曳尾之龜豈可致

之

趙抃退居於衢有溪石松竹之勝與山僧野老游不復有軒冕志故詩曰軒外長溪溪外山捲簾空曠水雲間高齋有問如何荅清夜安眠白晝閑

杜五郎居去縣三十餘里有屋兩間前空地丈餘不出籬門三十年矣黎陽孫尉訪問何以不出杜指門前一桑曰十五年前曾此下納

涼但無用於時偶不出耳問日何所爲曰端坐耳頗觀書否二十年前曾觀淨名經極愛其議論今已忘之并書亦不知所在孫尉是時方有軍事夜半未臥疲甚聞此不覺灑然

韓持國遇潁士自郟居來因問郟居涼乎曰涼野人無修簷大廈日起不畏車馬塵埃之役胸中無他念露形挾扇投足木牀視木陰東搖則從東西搖則從西語未竟持國曰汝勿

言吾心亦涼矣

秦少游自郴州再編管橫州道徑桂州秦城鋪有一舉子下第歸里見少游南行事題一詩於壁曰我爲無名抵死求有名爲累子還憂南來處處佳山水隨分歸休得自由少游讀之淚涕雨集

淵明嘗聞田水聲倚杖久聽嘆曰秫稻已秀翠色染人時剖胸襟一洗荊棘此水過吾師丈

人矣

滇滓子罷蘭省出都門友人送之曰子此行不樂乎曰黑風黃沙驢溺馬屎行行漸遠淸溪碧石絳桃垂柳行行漸近何不樂之有

王摩詰與弟縉俱有俊才博學多藝閨門友悌兄弟奉佛居常蔬食不茹葷血得宋之問藍田別墅在輞口輞水周於舍下竹洲花塢與道友裴迪浮舟往來彈琴賦詩嘯詠終日在

京師日飯數十名僧以清談爲樂齋中無所有唯茶鐺酒臼經案繩牀退朝之後焚香獨坐以禪誦爲事妻亡不再娶三十年孤居一室屛絕塵累

齊王冏辟張翰爲東曹掾翰謂同郡顧榮曰天下紛紛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間人無望於時久矣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榮捉其手愴然曰吾亦與子采南

山蕨飲三江水耳
後魏貫景興栖遲不仕每捫膝曰吾不負汝不
以拜榮顯故也
呂希哲退居宿州眞揚間十餘年靜坐一室日
讀易一爻家事一切置之不問不以毫髮事
託州縣其詩曰除却借書沽酒外更無一事
擾公私李嵩隱居陽山以詩酒自娛日惟憑
一几焚香玩易所居扁曰學易處其於死生

禍福之說尤爲洞達嘗有詩云一室焚香几獨憑蕭然興味似山僧不緣嬾出忘巾帽免得時人有愛憎

張融陸慧曉二人宅間有池池上有二株楊柳何點見而嘆曰此池便是醴泉此木便是交讓

范蜀公居許下堂名長嘯前有荼蘼架高廣可容數十客每春花繁盛時燕客其下約曰有

飛花墮酒中者爲余嚼一大白或語笑喧譁之際微風過之則滿坐無遺者當時號爲飛英會

邵康節會有四不赴謂官府公會不相識會大衆廣會勸酒醉會又有四不出謂大寒大暑大風大雨有五樂謂樂生中國樂爲男子樂爲士人樂見太平樂聞道義有五喜謂喜見善人喜見好事喜見美物喜見嘉景喜見大

禮有四幸謂幸長年爲壽域幸豐年爲樂國幸清閒爲福德幸安康爲福力有三惑謂年老不歇爲一惑安而不樂爲二惑閒而不淸爲三惑

裴度東都留守因閹豎擅威力請罷治第集賢里日與白居易劉禹錫文酒相娛不問戶外事每使臣自洛來上必問度安否臨卒謂門人曰吾死無所繫但午橋莊松雲嶺未成軟

碧池繡尾魚未長漢書未終篇可爲恨耳

庾信至北惟愛溫子昇寒山寺碑後還南人問北方人物信曰惟寒山一片石堪共語耳

蘇長公與毛維瞻云歲行盡矣風雨淒然紙窗竹屋燈火青熒時於此間得少佳趣無緣持獻獨享爲愧想當一笑也

許謹遜放曠不拘小節與親友結宴花圃中未嘗張幄設坐只使僮僕聚落花鋪坐下曰吾

自有花裀

趙德麟曰王仲至謂予云吾嘗奉使過仇池有九十九泉萬山環之可以避世如桃源

阮孝緒所居以一鹿牀爲精舍竹樹環遶其兄履之欲造而不敢望而嘆曰其室則邇其人甚遠

蔣希魯延盧仲甫於後圃希魯曰亭沼粗適恨林木未就仲甫曰亭沼譬爵位時來則有之

林木譬名節非素修弗成

古隱者多躬耕余筋骨薄一不能多釣弋余禁殺二不能多有二頃田八百桑余貧瘠三不能多酌水帶索余不耐饑苦四不能乃可能者唯嘿處淡飯著述而已然著述切不敢批駁先賢但當拈己之是不必証人之非

垂楊小橋紙窓竹屋焚香燕坐手握道書一卷客來則尋常茶飯本色淸言日暮乃歸不卸

馬蹄爲何物

長松怪石去墟落不下一二十里鳥徑緣崖涉水於草莽間數四左右兩三家相望雞犬之聲相聞竹籬茅舍燕處其間臨水蒔種梅柳霜月春風自有餘思兒童婢僕皆布衣短褐以給薪水釀村酒飲之案有樵書莊周楚詞黃庭陰符楞嚴圓覺數十卷而已杖藜躡屐聽流水鑒澄潭步危橋探幽壑顧不樂而死

乎

任山須一小舟朱欄碧幄明櫺短帆舟中襍置圖史鼎彝酒漿荈脯近則峰泖而止遠則北至京口南至錢塘而止風利道便移訪故人有見留者不妨一夜話十日飲遇佳山水處或高僧野人之廬竹樹蒙茸草花映帶幅巾杖屨相對恬然至於風光淡爽水月空清鐵笛一聲素鷗欲舞斯亦避喧謝客之一策也

萬綠陰中小亭避暑八闥洞開几簟皆綠雨過蟬聲風來花氣令人自醉

眉公曰予泊舟空舲灘上野服登岸由曲徑度石梁見峭壁攢峰如屏中有石潭水色幽絕可鑑鬚眉潭上有石筍騈立勢欲墮有泉出石竇若噴雪花潺潺落潭中傍有磐石如席予忻然會心少憇石上以觀泉流俄有一翁曳杖而來癯然山澤之姿似有道者予揖而

與之坐欵語移時因問翁居閒處獨亦觀書乎翁曰壯年服膺九字經今耄矣又曰人生分定機關計較都不濟事已而蒼然暮色自四山而至予遂與翁別

趙子固嘗放棹山隈以酒晞髮箕踞歌離騷指林麓最幽處瞪月絕叫曰此是洪谷子董北苑得意筆也

郗詵數月山行喜聞樵歌牧唱曰洗盡五年塵

土腸胃欣然何騄臨水久之乃去

凡山具設經藉機杼以善俗訓見備藥餌方書以辟邪衛疾備佳筆名繭以點繪賦詩留清醪雜蔬以供賓獨酌補破衲舊笠以犯雪當風畜綺石奇墨古玉異書以排閒永日製柳絮桃蘆花被以連牀夜話狎黃面老叟白髮漁父以遣老忘機

何徹以會稽山多靈異往游焉居若耶雲門寺

後遷泰望山山有飛泉乃起學舍即林成樓因巖爲堵別爲小閣室寢處其中躬自啟閉僮僕無得至者

陶峴崑山人雅好游覽治三舟一自載一置賓客一貯飲饌日與孟雲卿輩幽探山水必窮其勝諸貴人慕而招之不屑往也自號麋鹿野人

盛夏溪漲與友人棹小舠至山腰釣薜荔樹下

荔子垂紅飲澹酒數觥桄棹評漢魏詩時岸
翠凝墟香風百和蟬嘒濤聲上下相間此富
貴可壓王侯朱明之候綠陰滿林科頭散髮
箕踞白眼坐長松之下蕭騷流暢正是宜人
疎散之場

一花一竹一爐一几詩編經卷以送殘日交遊
止於田父談話止於煙霞生涯止於蒔蓺朝
市升沉事絕不到門即到門輒有松風吹之

使去

面面溪山繚繞村村煙樹朦朧身在淵明記裡

家居摩詰圖中

一片秋山能療病客半聲春鳥偏喚愁人

何以消天上之清風朗月酒盞詩筒何以謝人

世之覆雨翻雲閉門高枕

竹徑松籬儘堪娛目何非一段清閒園亭池榭

僅可容身便是半生受用

遇名勝地最不可當面錯過若待日後來游便
不可必

或夕陽籬落或明月簾櫳或雨夜聯榻或竹下
傳觴或青山當戶或白雲過庭於斯時也把
臂促膝相知幾人謔語雄談快心千古

舊詩書是吾家有緣物新見解是吾心最樂事
高朋來座是吾破愁摭之兵綠竹横窓是吾
入詩囊之料以此永日不知烏兎升沉以此

怡年一任燕鴻來往

吳正子窮居一室門環流水跨木而渡渡畢即抽之人問故笑曰土舟淺小恐不勝富貴人來踏耳

心無機事案有好書飽食晏眠時淸體健此是上界眞人

一簾喜色無如久雨初晴四座愁顏却爲俗人深坐

翠微僧至衲衣全染松雲斗室經殘石磬半沉

蕉雨

雪齋清境發於夢想此間但有荒山大江修竹古木每飲村酒醉後曳杖放脚不知遠近亦曠然天真

青山在門白雲當戶明月到窗涼風拂座勝地皆仙五城十二樓轉覺揀擇

樓前桐葉散爲一院清陰枕上鳥聲喚起半窗

紅日

焚香看書人事都盡隔簾花落松梢月上鐘聲忽度推窗仰視河漢流雲大勝晝時非有洗心滌慮得意爻象之表者不可獨契此語

拙之一字免了無千罪過閒之一字討了無萬便宜

當樂境而不能享者畢竟薄福之人當苦境而反覺甘者纔是眞修之士

荒壤悉付家奴兒女悉付内政齋内不衫不履頹然自廢禁乎之足閒乎之目舒乎之額寛乎之腹酒微飲而輿酣書開卷而少讀超然禮法之外怡然長生之谷

闢地數畝築室數楹插槿作籬編茅爲亭以一畝蔭竹樹一畝栽花果二畝種瓜菜四壁清曠空諸所有畜山童灌園薙草置二三胡牀着亭下挾書硯以伴孤寂携琴奕以遲良友

凌晨杖策薄暮言旋此亦樂境

茅屋三間木榻一枕燒清香啜苦茗讀數行書懶倦便高臥松梧之下或科頭行吟日嘗以苦茗代肉食以松石代珍奇以琴書代益友以著述代功業此亦樂事

竹樓數間負山臨水疎松修竹路曲委蛇怪石落落不拘位置藏書萬卷其中長几軟榻一香一茗同心良友閑日過從坐卧談笑隨意

所適不嘗衣食不問米鹽不叙寒暄不言朝
市丘壑涯分於斯極矣

讀書霞漪閣上目之清享有六溪雲初起山雨
欲來鴉影帶帆漁燈照岸江飛匹練村結千
茅遠境不可象描適意常如披畫

居山有四法樹無行次石無位置屋無宏肆心
無機事

莫廷韓曰讀書夜坐鐘聲遠聞梵響相和從林

端來灑灑窗几上化作天籟無虛矣

讀書宜樓有五快無剝啄之驚一可遠眺二無濕氣侵牀三木末竹巔與鳥交語四雲霞棲宿高簷五

臨流晚坐欸乃忽聞山川之情勃然不禁

閉門閱佛書開門接佳客出門尋山水此乃人生三樂

與衲子坐松林石上談因果說公案久之松際

月來振衣而起踏樹影歸此日便非虚度

從牖竇窺大椿樹積陰如壑寒濤若湧欝然有不可測之勢仙郎曰古之巢居得此不減秘室余曰如是幽深清遠白日之下風雨欲來虬龍偃躍其上直似穴處不同巢居耳

蓬戸掩兮三徑荒青苔滿兮屐綦絕園種邵平之瓜門栽先生之柳曉起急呼童子問山桃落乎辛荑開未手抱甕灌花除去蟲絲蛛網

時不巾不履坐北窗披涼風焚好香烹苦茗忽見五色異鳥來鳴樹間小倦竹牀藤枕一覺美睡蕭然無夢即夢亦不離竹坪花塢之旁醒而起徐行數十步則霞光泠亂月在高梧妻拏來告詰朝厨中無米笑而答之明日之事有明日在且無負梧桐月色也婦亦頗解其意相共怡然

了塵吟云半間屋六尺地雖不莊嚴却也精製

蒲作團布作被日間可坐夜間可睡燈一盞香一炷石磬數聲木魚幾擊龕常關門常閉好人放參惡人廻避髮不剃肉不忌道人心腸儒家服制上無師下無弟不傳衣鉢不立文字不參禪不說偈但無妄想亦無妄意不貪榮不圖利無罣礙無拘繫了清淨緣作解脫計閒便來忙便去省閒非省閒氣也非菴也非寺在家出家在世出世即此上乘即此

三昧日復日歲復歲過我這生任我後裔每見庭聯非黃金白雪則彤管綸扉殊未見雅儁如余繡鶴堂云知止知足四時成功者退無毀無譽三代直道而行則宗伯李太虛題紫陽書院云鐵橋功烈顯徽國道風尊則河濱李叔則題靜生齋云事若求全何所樂人非有品不能閒則先友宗開先題恍然亭云滿架圖書爲益友無邊風月伴閒身則太守

蕭五雲題又三公不換一日片語自足千秋則新安吳元振題又遥地栽奇樹焚香讀異書則滇南鄒愚公題又山臺云祭戟曾臨驪驪島風雲長護讀書臺則司馬成都朱菊水先生百歲時題又四本堂云松籟書聞萬里孝思懷繡鶴藜光夜爍千秋文業肆雕龍則名媛吳巖子題又善所當爲羞譚福報書之應讀不爲科名則得之友人陳曼僊云若尊

生閣之三家村裡省事漢十二樓中學睡人
四本堂之省界過慈遵祖訓寬留地步看兒
孫皆余之自題拈出爲喜吟者之一助
夜者晝之餘雨者晴之餘冬者歲之餘當此三
餘人事稍與疎濶吾可一意學問何也良宵
爇坐篝燈煑茗萬籟俱寂疎鐘時聞當此情
景對簡編而忘疲撤衾枕而不御一樂也至
如風雨蔽途掩關却掃絕人往還圖史滿前

隨與抽簡潺湲在耳簷花拂硯如此幽寂之樂也又若空林歲晏微霰客雲枯條振風寒禽號野一室擁爐茗香酒熟陳編諷誦宛對良友顧此景象三樂也

湖山之佳無如清曉春時常乘月至館景生殘夜水映岑樓而翠黛臨階吹流衣袂鶯聲鳥韻催起閒然披衣步林中則曙光薄戶明霞射几輕風微散海旭乍來見沿堤春草霏霏

明媚如織遠岫朗潤出沐長江浩渺無涯嵐
光晴氣舒卷不一大是奇絕
四時調歌摘句春云小門深鎖巧安排沒有塵
埃却有莓苔東風昨夜送春來纔是梅開又
見桃開夏云日高三丈我猶眠不是神仙誰
是神仙綠陰深裏晝鳴蟬捲起珠簾放出爐
烟秋云一庭松竹間芭蕉風不瀟瀟雨便瀟
瀟木樨香裏臥吹簫且度今朝莫問來朝冬

云歸來幽興遍人清雪可中庭月可中庭眼
前何物適吾情不看棋經便看茶經

今歲中秋初夜微陰不見月吾與周子集自山
中還時暑猶未退相與散髮披衣坐溪上三
更後雲始解月色正午溪面如鏡平月不波
間不覺水流天眞瀟然並溪居人樓閣相上
下時聞飲酒歌呼襍以簫鼓計人人皆以極
欲爲樂然不過有狂樂淫聲不失此時節耳

安知吾二人眞有此月乎
喻宣仲云江南秋色百倍春光
世人但愛秋月而不知秋日之妙白雲碧漢大
勝不時桂落庭閑乃契斯語
四月有新笋新茶新菀荳新含桃綠陰一片黃
鳥數聲乍晴乍雨不煖不寒老夫弄雅非俗
半醉半醒爾時如從鶴背飛下
種荷萬柄蔭蕉半畝日夕起居其間能令魂夢

一馨香肌膚翠綠六月思逃暑不得輒作此觀

立夏日兒童遶隣乞米拔雞筍寸斷之雜煮作

一百家飯老幼分啖云食之可一夏無疾村民
亦競采草木嫩葉搽粉製餅餌相饋遺時梅
已如彈朱櫻的皪可愛陰森中忽一風來作
一百和香不辨何樹戴勝黃鸝遠近伊啞不彩

不履徙倚林塘幽絕處亦歲時最佳候也若
營營碌碌者竟成錯過而已

晚間紙窻上月光漸滿竹影半橫取蒲團靜坐覺得又是一境界

清閒之人不可惰其四肢又須以閒人做閒事臨古人帖溫昔年書拂几微塵洗硯宿墨灌園中花掃林中葉覺體少倦放身匡牀上暫息半晌可也

秞明逸嗜酒嘗種秫自釀曰空山清寂聊以養和因號雲谿醉侯

歐陽公言吾集古錄一千卷藏書一萬卷有琴
一張有碁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吾老於其間
是爲六一 遂號六一居士自爲傳刻石

香宜遠焚茶宜旋煮山宜秋登

鼓琴偏宜於桐風澗響之間二者皆自然之聲
一正合類聚或對軒窓池沼荷香撲人或水邊
一林下清漪芳沚微風洒醺遊魚出聽此樂何
極

太平清話、遍訪古帖置之几上、其益有五、消永日、浹俗情、一益也。分別六書字泒、二益也。多識古人奇字、三益也。先賢風流韻態、如在目前、且可以摻其遺行逸籍交遊宅墓、四益也。不必鈎搨、日與聚首、如薰修法、自然得解、五益也。

東坡云、予素不解棋、嘗獨行廬山白鶴觀、觀中人皆闔戶晝寢、獨聞棋聲於古松流水之間

亦欣然喜之。自爾欲學，然終不解也。兒子過乃粗能者。儋守張中日從之戲。予亦隅坐竟日，不以爲猒也。五老峰前，白鶴遺趾，長松蔭庭，風日淸美。我時獨遊，不逢一士。誰與棋者，戶外聞寂。不聞人聲，時聞落子。紋枰坐對，誰究此味。空鈎意釣，豈在魴鯉。小兒近道，剝啄信指。勝固欣然，敗亦可喜。優哉游哉，聊復爾耳。

鐵脚道人嘗愛赤脚走雪興發則朗誦南華秋
水篇嚼梅花滿口和[illegible]因之曰吾欲寒香沁
入肺腑

爲園栽植之繁非徒侈觀實備供具如花可聚
蕉葉可學書竹可挂衣茅可爲藉效用自眞
頗領佳趣至於栽芰荷以爲衣將薜荔以成
服紉蘭爲佩拾籜爲冠檢竹刻詩倚杉完局
松花當飯桃實充漿猶見逸士之取裁更得

草木之知已

香之爲用其利最溥物外高隱坐語道德焚之可以清心悅神四更殘月興味蕭騷焚之可以暢懷舒嘯晴窻搨帖揮麈閒吟篝燈夜讀焚以遠辟睡魔謂伴月可也紅袖在側密語談心執手擁爐焚以薰一熱意謂古助情可也坐雨閉窻午睡初足就案學書啜茗味淡一爐初爇香靄馥馥撩人更宜醉筵醒客皓

月清宵氷紘戞指長嘯空樓蒼山極目未殘爐爇香霧隱隱遶簾又可袪邪辟穢隨其所適無施不可品其最優者伽南止矣第購之甚艱非山家所能卒辦其次莫若沉香沉香有三等上者氣太厚而反嫌於辣下者質太枯而又涉於煙惟中者最滋潤而幽甜可稱妙品煑茗之餘即乘茶爐火便取入香鼎徐而爇之當斯會心境界儼若太清宮與上真

游不復知有人世矣

古人稱茶爲晩香侯蘇長公有烹茶詩可誦活水仍須活火烹自臨釣石汲深淸大瓢貯月歸春甕小杓分江入夜瓶雪乳已翻煎去腳松風忽作瀉時聲枯腸未易傾三盌臥聽山城長短更

聚書萬卷潢以縹緗搜帖千軸束以異錦琴一笛一劒數尊罍名香古㽅湘榻素屏茶具墨

品暇日嘯咏其間無俗客塵事之累當是震
旦淨土人世丹丘

文士之有硯猶美人之有鏡一生最親故鏡用
秦圖端用宋坑也

案上蓄瑪瑙數十塊盛之以白磁盤浸之以雨
露水而紋彩呈露五色繽紛最豁心目

司空圖隱於中條山芟松枝爲筆管曰幽人筆
當如是

龜茲國進枕色若瑪瑙溫潤如玉製作甚工枕之而寐則十洲三島盡在夢中因號游仙枕

招涼珠燕昭王常懷此珠當盛暑之月體自輕涼

唐房千里竹室環堵所棲率用竹以結其四角直者爲柱楣撑者爲榱桷王元之竹樓蓋其餘意

山齋之用秋採甘菊花貯以紅碁布囊作枕用

能清頭目、去邪穢。採蒲花如柳絮者、熟鞭貯以方青囊、作坐褥、或臥褥、春則曝收、甚温煖、木棉不及也。松樛枝作曲几、以靠背、名曰養和。

薔薇雖非清供、編樹爲屏、以代垣堵、春恩敷榮、冷眼相對、忽起石家錦障之思、題以破俗。何當來蜀錦繡段、美人遺覆却茅墻、短明霞入暮垂、又春色餘庭際、紅妝列翠屏、杳雲流不

盡醉豈久傾城

以境論花神氣絕肖桂花天宮蓮花佛國梅花仙界隔絕人世凡境已脫至若水仙梨花一切清韻則素士之明窓也夭桃紅杏一切濃艷則公子之華堂也海棠爲靚女之妝樓玉蘭爲高人之傑閣盤欝宮殿而以牡丹芍藥比觀隱逸茅茨而以紅蓼白蘋較寂或似維摩之室或似庾公之樓或似金谷之園或似

嫏嬛之洞若山茶山樊秋葵秋菊石榴如火丁香如星由此而推一一配合擬境得神自是花中快論耳

李昉五客堂白鷴爲閑客孔雀爲南客鸚鵡爲隴客鶴爲仙客白鷺爲雪客于齋佐以五友疊石爲介友新竹爲澹友古木爲老友烟雲風月爲遁去遁來之良友一切草野之花時時點臺綴砌者爲小友較之曾端伯取十友

於及時之花開落無常偶一相思不堪千里命駕者于友似近耳

洛陽梨花時人多携酒其下日爲梨花洗粧

古云鶴笠鷺簑鹿裘鵲冠魚枕杯猿臂笛與夫畫圖之屋盧詩之山水皆可遇而不可求即可求而不可常余惟紙窻竹屋夏葛冬裘飯後黑甜日中白醉

澄懷錄云毎遇勝日有好懷袖手哦古人詩足

矣青山秀水到眼即可舒嘯何必居籬落下
然後爲巳物

楊升菴咏月曲云氷輪懸鏡漸離滄海飛上瑤
京金波不定徧大地霜凝氷淨千江有水千
江映萬里無雲萬里明是誰將瓊樓玉宇修
成奈高處不勝淸冷想素娥應悔誤餌長生
青天碧海夜夜怎禁孤另仙家難免別離苦
靈藥難醫寂寞情有誰將蟾宮閨怨傳下青

宜圓缺陰晴總是人間天上情偏厮稱清樽
翠斝歌窈窕舞輕盈吹簫美玉翩翩下解珮
飛瓊娟娟迎娉婷從頭細數風流處百般堪
聽愛春月朦朧花影有千金一刻難弁柳稍
才上天街靜又蚤人約黃昏照樓臺歌管聲
偏細映院落秋千夜轉深穿芳徑眞個是惱
人春色夢難成愛夏月雲頭金餅對蓮池紅
妝臨鏡夜遊銀燭何須秉暗牆頭自照流螢

愛秋月四時偏勝到中秋分外精瑩清輝香
霧佳人興發才開鵲又驚銀盤彩樣蓮花白
金粟香浮桂子清寒光映真個是玲瓏七寶
表裏通明愛冬月梅梢清耿與馮夷六花爭
勝玉園瓊屑交相映喚詩人瑤臺夢醒秦樓
月與簫聲並冷緱山月共笙韻雙清西江月
酹曹瞞恨牛渚月泥袁宏與梁園月綠苔生
閣芳塵靜長安月練搗秋風萬戸砧人間鏡

最堪憐曉行殘月茅店雞聲娥池月妖嬈倍
增羅浮月夢裡參橫瑤臺月舞青鸞影海棠
月高燭燒銀初生月娥眉淡勻將曉月弓彎
西嶺上弦月參差匣露些兒鏡暈花月擁祥
雲南浦月彩雲夢斷歌蘇小廣寒月一曲霓
裳舞太眞重思省總不如西廂待月成就鶯
鶯梨花月溶溶滿庭楊柳月低照樓心蹁躚
舞影桃花月底香肩並梧桐月犬吠金鈴是

恁的萬般情景美都是明月粧成月如無恨
常圓滿却不似世人輕今人不見當時月今
月曾經照古人心無盡怎能勾把嫦娥喚醒
問個分明月團圓人歡慶廣寒塵世一般情
但願常把金樽和月飲
秦時松封大夫李誠之詠曰半依岳岫倚雲端
獨上亭亭耐歲寒一事頗爲清節累秦時曾
作大夫官陳朝石封三品王介甫詠云草沒

昔侵棄道周誤恩三品竟何酬國亡今日亦無耻似爲當年不與謀夫松石無知之物一爲二朝名寵所點猶不免萬世之彈劾士大夫進退辭受之際可苟乎

予遊褒禪山石崖下見一僧以紙軸枕首跣足而臥予坐久之乃驚覺相向熟視予曰方聽萬壑松聲冷然而夢夢見歐陽公羽衣折角巾杖藜逍遙潁水之上予私揣曰此道人識

歐陽公必不凡乃問曰師寄此山幾年矣道具何在伴侶爲誰僧笑曰出家欲無累公所言滚滚多事人也曰豈不置鉢耶曰食時寺有碗曰豈不畜經卷耶曰藏中自備足曰豈無笠耶曰有即吾不行曰鞋履亦不用耶曰昔有之今弊棄之跣足行殊快人子曰然則手中紙軸復何用曰此吾度牒也放置身爲累欲睡故作枕耳子甚愛其風韻恨不告

我以名字

宋鄭所南曰承先人之田十餘畝養其未死之身逮畤之康當屋於勝地扁其廬之中曰南風堂其堂之南六七丈池之以荷花距堂之北深十餘丈植之以修竹堂之中列三教典籍寓之以琴棊壺觴之具非忠義之士淸逸之人不納得一處此死亦無憾

尊生閣記卓月道人爲維揚之苗裔生於潮非

生於揚實非生於滇也今居於揚追本尋源而然非阿於山水風月之好夫揚爲大儒之里太傅之鄉開元赴遊仙之夢大業奏清夜之歌魏公芍藥水部棋花池有九曲堂稱四并古人游之而多感今世居之而不疑風雅文章非山川而然人而然也蕪城者西枕甘泉東迎瀚海南接岷江北通淮泗道人之居近江背淮負郭面市以迎東驛門有橋稽勝

國時羽林卸甲於此而因名焉今圖史所庋之所皆虎帳叱咤之區何先威武今反文儒又時而然非地而然也入門之左有雲廻閣閣可南望白雲今徃閣徒存焉門再入則繡鶴堂不曰跨而曰繡以彰先績也堂階有石逢冬則起道人對之生氣勃勃乃知息壤在揚而不在荆堂之西則靜生齋遵武侯澹寧之訓今爲兒舘齋下榴花爛有於火霜降之

前枝垂疊纍紅綻欲滴齋前有館為兩孫塾焉堂之東為筆陣軒道人束髮帖括於此墀有井畜硃砂食水却疾植高梧於傍取碧梧金井句嘗考金井為梧葉中黃暈非謂井泉也用事之謬愧不止此桐下短廊廊有欖欹伏偃仰至此者亦無禁焉廊有別徑為畜嬪子之所稍曲門有石碣為紫陽書院院內則四角亭牕櫺窗布短檻外環春冬皆可登道

人臨之風景不殊恍然各異因題曰恍然亭
爲河濱子之飛白亭下木筆棕櫚夭桃山茶
俯而觀榆榔墻東仰而視每夏則迎避風日
以寓禽鳥迴廊兩折石磴數層轉此而北祠
堂三楹中祀考亭左右有齋藥爐茶竈壺觴
琴奕取貯其間堂北有竇龕以被之至此者
知室內之有龕不知龕後之有竇人藏舟於
壑我則藏壑於舟入竇天光雲影作萬頃之

觀蓋苑之廣垣之長也下阪阪盡則甬道道盡則石級級盡則臺臺敞而平有妙高楞伽之致宜風宜雲宜月宜露宜壺觴宜蹴踘快其無林木之蔽環臺則太史墻墻矮而平可醉可吟可曝書可煎茶冬可掃雪臺下西府垂絲玉蘭香櫞花紅櫻桃香色各備年來春木秋榮主人嘆其失性客曰地氣北向陵谷遞變人皆失性木則順時據臺而登則四木

堂以遵先訓四者之中循理獨重堂深而靜偶雲日之開閉蟲鳥之停鳴僧朋之隻偶雨晴之升降座設皋比瓢笠挂壁四無人聲不俟鐘磬而幽冠劍而肅東窻有竹其葉蔽天披襟獨坐風透一堂屏後爲木香棚籐垂陰翳几案如水時道人作空杳之觀收前後之緣天下昇平老此無憾棚出數武則桐關高桐徧畝瀟碧萬竿桐下蒲團石以映月讀書

也石三折則山山前菊一畦瓜菓倍之榆柳
緣墻西有古木一樹作千章之勢以障夕暉
一逕一花淺深次第應接多姿叠石爲山劄
艮岳之奇不待天工横峰側嶺每一石則一
樹又不待松之衣蕉之袖尋徑而上可登可
憇我欲生公則生公矣我欲山陰則山陰矣
物由我造何必對境成眞再上登光明頂頂
有尸巽向則尊生閣莊子曰不以富貴累形

貧賤勞生道人因之爲閣閣上茅遮茅上則
舞柳翾之當春之花冬之雪夏之風秋之月
入窓洞開一日之間朝煙暮靄氣象萬千遙
望三山雲檣帆影楚江廬岳渺渺在西大觀
也哉眞令人有遺世獨立之想又當夕陽下
山歸舟還至簫鼓之音與禽鳥歸林之噪如
怨如訴動遶樹難栖之慼令之世所觸皆害
守此閣者惟讀書有利而無害歟谿山花竹

有利而無害靜坐觀空有利而無害道人書
靜坐第一以懸之下閣白雲遶其趾端翠竹
拂其眉表山足則洞分綠而入複地如許則
穴居焉以彷司空圖之壽藏今夏秋之交道
人阨於足三月不起眞不知家之有園園之
有閣閣之有居從此不言不思不動與山谷
敎歲寒之盟故不辭而贅焉自記者道人作
圖者宗氏不矜欲其傳則倩嚴子陵夫人書

之

六一居士云蘇子美常言明牕淨几筆硯精良人生一樂然能得此樂者甚稀其不爲外物移其好者又特稀也今卓月先生養痾園中萃百芳於毫際布萬象於楮端自作此記豈獨不爲外物移其好而特稀哉抑且以詩文書畫爲愈疾之妙藥也昔楚太子聽枚叔七發霍然病已魏武見陳孔璋檄而頭風愈

亦皆以文字爲藥也其爲藥同所以受藥異
二者之藥從眼耳入先生之藥從心入彼之
醫由人先生之醫由已雖暄涼變幻靜動自
宜樂而不倦好而無勞故其文秀出霞表無
煙火氣九轉丹頭非金石比况參苓哉讀而
擊節文愈我疾矣癸卯仲冬巖子氏吳山拜
手謹跋

四本堂座右編卷十七閒逸終

四本堂座右編卷之十八

邗水韓山子卓月朱潮遠輯

明敏

莫邪干將凡鐵不能與之爭利騹騮騄駬駑馬不能與之並驅故明于物者不可驚以怪喻于道者不可動以奇察于辭者不可燿以名審于形者不可遯以狀易曰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則明敏之不可已也

著明敏第十八

曲端為涇原都統張魏公按視其軍營中閴無一人公異之謂欲點視端以所部五軍籍進公命點一部端於廷間開籠縱一鴿以往而所點之軍隨至張為愕然既欲盡閱乃悉縱五鴿則五軍頃刻而至戈甲煥爛旗幟精明公大加獎異

宋皇城使劉承規在太祖朝為黃門祗候時氣

性不同、已有心力、宮中呼爲劉七、每令與諸
小袛數眞珠內夫人潛於看䆫覘之未嘗偷
竊一顆餘皆竊置於衣帶中、洎太宗即位後、
有一宮人潛逾垣而出、捕獲太宗遲疑間似
不欲殺、承規輒承意而奏曰此人不可容官
家若放却宮人總走臣乞監去處置須是活
取心肝進呈太宗會其意許之六宮皆拜而
泣告承規再三奏不可留於是就太宗前領

去送一尼寺潛遠嫁之却殺猪取心肝一具猶熱以盒子貯來進呈六宮皆圍盒子而哭良久畧揭視之便令承規將去仍傳宣賜承規壓驚銀五錠由是宮掖之間肅然畏法

劉錡之破金人也戒甲士人帶一竹筒其中實以煮豆入陣則割棄竹筒狼籍其豆敵馬聞豆爭低頭食又多爲竹筒所滚脚下不得就口以故士馬俱斃

上方慶居相位以子爲眉州叅軍天后嘗問曰
君在相位子何遠乎對曰盧陵是陛下愛子
今猶在遠臣之子焉敢相近世以此倉唐之
對

宋太祖一日大宴雨驟至上已不悅雨又不止
左右皆恐趙普因奏言外間百姓正望雨時
雨難得可令樂官就雨中奏樂上大悅乃終
宴焉

屠漸山一日欲治僕罪怒甚僕求解於夫人夫人笑謂置一大魚來莫測其指漸山嗜魚見而詫其肥夫人從旁微哂曰但水寬耳僕以此獲免夫微言談笑可以解紛不謂閨閤中諳此機緘也

錢元懿牧新定一日閭里輒數起火居民憂恐有巫楊媪因與妖言曰其所復當火適如其言民競禱之元懿謂左右曰火如巫言巫爲

火也宜殺之乃斬媼于市自此火息

楊璡受丹徒知縣會中使如浙所至縛守令置舟中得賂始釋將至丹徒璡選善泅水者二人令著耆老衣冠先馳以迎中使怒曰令安在汝敢來謁我耶令左右執之二人即躍於江中潛遁去璡徐至紿曰聞公驅二人溺死江中方今聖明之世法令森嚴如人命何中使懼禮謝而去

李亨爲鄞令民有業圃者茄初熟鄰人竊而鬻于市民追奪之兩訴于縣亨命傾其茄于庭笑謂鄰人曰汝眞盜矣果爲汝茄肯于初熟時併摘其小者耶遂伏罪

閩人顧立初簿江都旣擢知崇德縣時事孔殷過軍譁然微功必欲挾邑宰代申希賞事出倉卒乃于各人券曆中批云破賊有勞乞行推賞以縣印倒用之洎考功行下詰問則印

以請驗印文正用者是廟堂奇之
眞宗不豫李文定以宰相宿內祈禳時太子尚
幼八大王元儼者頗有威名問疾禁中累日
不出執政患之偶翰林司以金盂貯熱水過
問之王所需也文定取案墨筆攪水中盡黑
王見大駭意其爲毒即上馬去
趙從善尹臨安宦寺欲窘之一日索朱紅桌三
百張限即日從善于市中取茶桌一樣三百

張糊以清紅紙用朱漆塗之咄嗟而成兩宮幸聚景園回索火炬三千枝限以時刻從善命于娼家取竹簾束之項刻而辦

李崇都督江西壽春縣人苟泰有子三歲遇賊亡失後見在同縣趙奉伯家二家各言已子並有隣證郡縣不能決崇令二父與兒各禁別處經數旬乃告之曰汝兒昨不幸遇疾暴死矣苟泰聞之悲號不自勝奉伯但咨嗟而

已崇遂以見還泰奉伯乃欵引
盛杲爲縣令有盜數百夜劫庫杲潛登庭樹賫
珠墨二盂俟盜出入濡筆洒其衣明旦閉城
門索命邏者衣有迹者悉捕之不失一人
五代徐知誥兼中書令副都統徐知詢數與知
誥爭權知誥患之召知詢飲以金鍾酌酒賜
之曰願弟壽千歲知詢疑有毒引他器均之
跪獻曰願與兄各享五百歲知誥變色左右

莫知所爲伶人申漸高徑前爲詼語掠二酒合飲之懷鍾趨出腦潰而死

嘉靖間講官顧鼎臣講咸丘蒙章至放勲殂落語侍臣皆驚顧徐云堯是時巳百有二十歲矣衆心始安

唐樂部焦德從幸禁苑上指花竹草木以詢其名德曰皆芭蕉也上詰之對曰花竹皆取四方道里跋涉巴至上林巳焦矣上笑而止之

高宗出獵遇雨因問谷那律曰油衣若爲不漏對曰以瓦爲之必不漏上因此不復獵

宗澤知掖縣時戶部着提舉司科買牛黃供在京合藥用急如星火百姓競屠牛取黃既不登所科之數相與斂錢以賂吏祈免澤獨以狀申舉司言牛遇歲疫則多病有黃今太平日久和氣充塞縣境牛皆充腯無黃可取使者不能詰一縣獲免

南昌祝守以廉能名寧府鶴爲民犬咋死府卒訟之云鶴有金牌乃吾王賜祝判云鶴雖帶牌犬不識字禽獸相傷豈干人事又兩家牛鬬一牛死判云兩牛相爭一死一生死者同享生者同耕

外國人買秦吉了還國吉了曰我漢禽也不願入蠻因不食而死大曆中有猴數百集朽林中里人欲伐木殺之一老猴忽躍去隣近家

縱火燔屋里人爭救火羣猴得脫去吁學吉了之忠可以報國救老猴之智可以全身

唐昭宗時財用窘乏李茂貞令榷油以助軍需有司言官油不行多爲松明攙奪乞行禁止張廷範曰更有一利便可并月明禁之茂貞大笑松明之禁遂止

君山上云有美酒得飲者不死漢武帝齋七日遣男女數十人至君山求得之將飲東方朔

曰臣識此酒請觀之因一飲至盡帝怒欲殺朔朔曰殺臣臣亦不死臣死酒亦不驗帝笑赦之

成化初邢宥爲蘇郡守以民多隱田立丈量之法有投邢守詩曰量盡山田與水田只留滄海與青天如今邢有閒洲渚寄語沙鷗莫浪眠邢爲廢法

米元章少時作邑會歳大旱遣吏捕蝗甚急有

隣邑宰忽移文責之謂吏驅蝗入境元章取公牒作一絕大書其背而遣之云蝗蟲本是天災不由人力擠排若是敝邑遣去却煩貴縣發來見者大笑

陳惠公因起凌陽之臺未終而坐法死者數十人又執三監吏孔子聞之與俱登臺而觀焉曰美哉臺也賢哉王也自古聖王之為城臺焉有不戮一人而能致功若此者陳侯陰遣

人赦所執吏。

尹見心爲縣令、縣近河、河心有一大樹、椿屢壞人舟、見心曰、何不去之、民曰、根在水中、不得去、見心曰、易易耳、乃遣能泅水者一人、往量其長短若干、得至水面、作一杉木桶、視木稍長、空其兩頭、從樹稍穿下、打入水中、因以巨瓢盡泅其水、入而鋸之、木遂斷。舟行無礙矣。

齊景公游海上而樂之、六月不歸、告左右曰、敢

有先言歸者死、顏蠋進曰、君樂治海不樂治
國設若有治國者君得獨樂此海乎公始悟
歸

錦衣王佐卒、陸炳代理衛篆、勢燄張甚、佐子不
肖、有别墅三、炳欲盡得之、乃陷以罪、并捕其
母、母膝行前、道其子罪甚詳、子號呼曰、兒頃
刻死矣、母忍助虐耶、母指炳座而顧曰汝父
坐此非一日作此等事應亦非一生汝不肖

子天道也何多言炳面發赤
官訊一盜曰爾試自言盜狀佯不省曰何名爲
盜官曰汝盜那得不自知胠篋竊財是爲盜
爾盜乃笑曰如公言余何能盜若官人眞盜
也儒生唔咿帖括曾不考古今究天人思經
濟皇輿惠澤黔首日夜望事權入手借以攫
取大利父師所以教朋友所以學習盜也薦
賢書上公車隣里羨覩戚賀所慶何事宦貴

到矣公服手板而高坐堂皇胥吏旁列輿臺
下擁尊嚴如天帝官豯利出政以賄成原郭
巨豪白晝殺人苞苴一入三尺安在黃金有
權白日無光又出而揚揚豪里中矣閭左賤
氓罰贖貧苦披髮剝膚室廬不保鬻及妻孥
赴海塡壑莫之省憂神怒人怨錢神通天官
譽大起甲第連雲歌鐘撲地僮奴如蜂粉黛
塞房眞天下之大盜也夫穿窬穴地破𩂯竊

人一錢即以盜論刑官人高坐拱手搜括巨萬而猶不失官譽冠裳大盜不問而問民間乞兒小偷乎於是官人立釋此盜盜亦黠獷矣哉夫飲水懸魚羔羊冰蘗何代無之翠毛象齒貪婪無行者時亦不乏即盜言可畏哉古云竊鉤者誅竊國者侯非一日矣

秦昭王患楚使多健辯謀之甘茂茂曰其健者來使王弗聽其儒弱者來使則王聽之斯儒

弱者用而健者不用矣此用拙以折其健也宋江南徐鉉有才名致貢中朝廷臣慮伴使之才藝者宋祖取殿侍中不識字一人趣令渡江鉉恃其詞令終日與語其人輒不答此使短以破其所恃也二事皆老子餘智亦應敵一奇彼爭妍恃才殆未諳制人之術者

耶律德光嘗問馮道曰天下百姓如何救得道爲佛語以對曰此時佛出也救不得維皇帝

救得人皆以爲契丹不至絕滅中國之人者

道一言之力也

隋煬帝以諸蕃酋長畢集洛陽於端門街盛陳

百戲酋長每過酒食店悉令邀延醉飽不取

其直紿之曰中國豐饒酒食例不取直酋長

皆驚其黠者見以繒帛纏樹曰中國亦有貧

無衣者胡不以與之纏樹何爲市人不能荅

齊晏嬰短小使楚楚故爲小門延嬰嬰不入曰

使狗國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從狗門入王曰齊無人耶何使子也對曰齊擇賢者使賢王不肖者使不肖王嬰不肖故使王耳頃之王命縛一人來曰齊人坐盜王視嬰曰齊人善盜乎對曰嬰聞橘生于江南至江北化爲枳枝葉似其實味甘不同水土靈也今此人生于齊不解爲盜入楚則爲盜其實不同土使之然也王笑曰寡人反取病焉

海虞嚴相公訥營大宅於城中處基已就獨民房一楹錯入其人鬻酒腐而房其世傳也司工者請爲價乞之必不可憤而訴公公曰無庸先營三面可也公既與工命每日所需酒腐皆取辦此家且先資其值其人夫婦拮据日不暇給又募人爲助已而鳩工愈衆獲利愈豐所積米豆充牣屋中缸伎俱增數倍屋隘不足以容之又感公之德自愧其初之抗

也遂書契以獻公以他房易焉

林靈素永嘉人以方術得幸徽宗賜號金門羽客一日侍宴太淸樓下見元祐黨碑素稽首上恠問之對曰碑上姓名皆天上列宿臣敢不稽首自是黨禁漸寛

戶部尚書黄公福持正不阿卓然自立宣廟命觀戲曰臣性不好戲會圍碁曰臣不會着碁問何以不會曰臣㓜時父師嚴只教讀書不

學無益之事上黙然

張詠在蜀一日軍士忽擁馬首大呼萬歳公徐下馬北面叩頭亦呼萬歳者三軍士氣沮遂帖然以寧公之倉卒應變亦神矣大抵天下事出於熟計深思常才可辦惟變起急猝飄風迅雷手足易亂自非英雄蓋代才應之未有不顛謬者此在平居澄神養氣耳

四本堂座右編卷十八明倣　終

四本堂座右編卷之十九

邗水韓山子卓月朱潮遠輯

循理

理欲不容並立舜跖於此攸分從欲惟危小人之所以日流於汙下順理則裕君子之所以日進於高明言有物行有恒風雨不易其操聲爲律身爲度造次不失其常折矩周規鄉黨有所矜式耳濡目染子孫亦秉楷模和

氣致祥禍亂不作何家之不可保哉敘循理

第十九

吳處厚論心相有三十六善焚香讀書一作事有剛有柔二慕善近君子三安分寡營四不嗜殺五爲善不求人知六耐忍七不厭人乞假八喜人規切九常自知非十聞事不驚張十一與人期不失信十二無作好作惡十三不談亂十四夜臥便睡着馬上去不回頭十

五不談閨閫事十六作事周匝有始終十七不忘人恩十八揚善掩惡十九急難中濟人寛慰人二十不助強欺弱二十一不忘故舊二十二能損已爲利人事二十三知人詐僞能含容二十四能惜福二十五受享知慙愧二十六語言有序二十七當人語次不攙奪二十八不嫌惡衣食二十九不面訐人三十知人饑渴勞苦三十一不念舊惡三十二常

思退步讓人三十三盡心爲人謀三十四受謗不急自解三十五精言因果三十六全者福祿令終未全福祿半之故相形不如相心求人相不如自巳相

空青先生論陽宅有三十六祥居家尚禮義一子孫知稼穡二斗秤平準三每聞紡織讀書聲四少興造五六婆不入門六不畜優僕七和睦隣族八門多士君子九早完官稅十庭

除灑掃十一。閨門嚴肅十二。尊重師傅十三。宴客有節十四。無長夜飲十五。不延妓女至家十六。不狠籍用物十七。女人不登山入廟十八。居喪循禮十九。變易分明二十。祭祀必恭敬二十一。卑幼凡事稟命家長二十二。故舊窮親在座二十三。闇人謙婉二十四。家人多服布衣二十五。不喜鬬訟二十六。不信禱賽二十七。不聞婦人聲二十八。不聚坐談諧

二十九婚娶不慕勢利三十寢興以時三十一田宅不求方圓三十二童稚能供應對三十三無博奕戲詈三十四舟車能借人三十五婢僕不搬鬭是非三十六全者鬼神福之子孫保之不然下手速修所謂移門換向趨吉避凶之眞訣也

康節先生曰君子處畎畝則行畎畝之事居廟堂則行廟堂之事故無入不自得智數或能

施於一朝盍有時而窮惟至誠與天地同久天地無則至誠可息苟天地不能無則至誠亦不息也

薛文清公曰富貴利達在天無可求之理德業學術在人有可求之道誠欲厚其子孫以可求者敎之善矣以不可求者厚之豈非愚之甚耶

或問吾人處世思前慮後有許多勾當未免爲

處奈何心齋先生曰何不以不了了之若知了心之法隨身有無隨家豐儉高還高下還下有餘還有餘不足還不足一毫不起非望之想分外之求則身家之念一時俱了若不於了處了只在事上討求完全稱意日出事生終身更無了期

富家子不肖不過酒色賭蕩破家之事而已貴宦子孫不止此也其居鄉也親近羣小倚氣

勢以淩人侵害善良多飾詞以妄訟鄉人犯法認爲己事名曰擔當鄉人爭訟僞作父祖之簡干瀆州縣求以曲爲直差夫借船放稅免罪以其所得爲酒色之娛殆非一端不䘏誤其父祖陷於刑辟也士大夫試歷數鄉曲三十年前宦族今能自存者僅有幾家皆前事所致也

張簡肅公詩曰父兄勞於官子弟逸於家一逸

已過分況乃事奢華軒軒傲里閭僕僕過形衙不知禍所伏方謂勢可誇勢亦有時歇禍來或無涯不如慎德業庶幾永無譁

陳顯達爲江州刺史自以門寒位重每遷官常有愧懼之色戒其子勿以富貴凌人而諸子多事豪侈顯達聞之不悅子休尚爲郢府主簿過九江顯達曰麈尾蠅拂是王謝家物不須捉此即取於前燒之

宋謝瞻爲中書侍郎其弟晦爲右衛將軍時晦

遇巳重賓客盈門瞻驚謂曰吾家素以恬退爲業不願干預時事汝勢傾朝野若此豈門戶之福耶乃以籬隔門庭曰吾不忍見此

未幾晦果以廢立見誅

武康駱乾沙宗伯宦於京巡鹽田直指其門人也一日以院胥缺一名爲兩公子壽公子以未有爻命辭直指笑慰之曰此聊爲兩世兄

蔬果資曾區區者而亦聞之老師乎兩公子終不受而分之戚黨不敢重違直指意也噫今之僞作父書以干澤[illegible]如駱公子豈非濁世之翩翩者哉然亦可想見其傳家之詩禮矣

東平憲王蒼顯宗同母弟也上問處家何等最樂對曰爲善最樂

天遊集曰人家禍患皆自多事生來夫見位高

金多者未甞不願與之交也見勢崇權重者未甞不願與之接也而不知一交一接之間禍患由此而基焉善於保安者盍以清淨省事爲本窮通有命徒事紛擾何益哉

陳壽巡撫延綏與賊戰三勝或諷壽註子弟姓名戰籍中當有功賞壽曰吾子弟皆不諳弓馬竟不許

今人爲子孫計或至謀人之業奪人之產日夕

營營無所不至昔人謂爲子孫作馬牛然身沒未寒而業屬之他人讐家舉起而報復子孫反受其殃是殆爲子孫作蛇蝎也吁可戒哉

富貴不祥之器也古之君子不得已受之是以兢兢以守之業業以保之者非畏富貴之去也懼禍患隨之也今之人驟得富貴則遽易其志慮熒惑其心身無所不爲矣殊不知高

明之家鬼瞰其室焉能保其富貴哉此陳嬰之母所以賢也

孔子觀欹器喟然嘆曰夫物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持滿之道挹而損之子路曰損之何如孔子曰聰明睿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損之又損之道也

袁氏世範云天序十年一換甲則世事亦一變今不須廣論久遠只以鄉曲十年前二十年前比論其成敗興衰曷嘗有定勢世人無遠識見他人興進及有如意事則懷妒見他人衰退及有不如意事則譏笑同居及同鄉人最多犯此若能明知事勢無定則自慮之不暇何暇妒人笑人哉

今夫富貴之家委積愈厚鞭箠愈切鬚鬢愈白

計慮愈深第宅田園爲子孫計飲膳失期衣
分莫寢貧賤者無是勞苦也肥甘乃致疾之
媒粉黛乃喪身之具動由順境不堪摧挫素
處豢養不耐風霜貧賤者無是脆弱也損人
致富召怨實多官爵雖高冰山更險貧賤者
無是驚危也孰謂貧賤不如富貴耶
諺有之曰富貴怕見開花此語殊有意味言已
開則謝適可喜正可懼今有方值豐亨便生

驕溢侈筵慶賞過飾婚喪伎樂聲容沸騰傾動僕器服食珍麗齊整勝絕鄉邦光映門戶却是花開矣夫無德富貴謂之不祥宜加省懼何用誇侈子孫有是亟爲歛抑又若約而爲泰時詘舉羸則立覆之道也

陸放翁家訓曰訴訟一事最當謹始使官司公明可恃尚不可爭訟況官行關節吏取貨賂或官司雖無心而其人闒茸不明爲吏所使

亦何所不至有是而後悔之固無及矣况鄉里間所訟不過侵占地界逋欠錢物及凶悖凌犯耳姑徐諭之勿遽與訟也若能置而不校尤善古人云居鄉則以困畏不若人爲哲真達識也

國有漏綱之奸野有不簡之利皆盛世事人家當隆貴之時田或不稅債或不償逮其子孫一一簡察絲毫無復遺漏往往笑其祖父之

拙而不知巳自處于衰季之世矣

賀相國致鄉親友書中一段云據今日耳目觀聽豈不謂逢聖閣員矣乃逢聖自有根本不可忘者高曾以上事不及知先大父大母前嘉靖乙巳度荒年三日僅黃豆一升歲除一母鷄易米二升五合先中憲所刊祠堂對聯當年鷄豆休忘念此日兒孫勿妄思使逢聖今但不念是自絕其祖故毋亡斁也先中憲

赤貧諸生授館四十年每歲正月朔六日始
十二月廿四日止一領青布直衣坐處方方
一塊藍色先恭人讓居于嬸周旋數尺陋室
中下濕上漏炊爨即在牀前烟薰眼淚逢聖
哽咽不能書今日不念是自絕其父母之澤
也即逢聖戊戌館於鍾祥巳酉館於嘉善寺
或禦冬以絺或六月薦草癸卯曉揭則先日
絕糧丙辰報至則深夜丐酒今日不念忽作

兩截人是自絶其子孫之緒也念之若何亦曰罔敢作業而已不作業若何亦曰救得一物是一物救得一事是一事而已救之若何亦曰服膺先中憲之訓餓死事小家中沒飯喫寧用米磨羹度命切不可錯動了念頭而已不錯動念頭若何亦曰公門無一事之干本宅無生事之僕錢糧無分毫升合之逋欠馬遞水驛不往索一騎一舟山場湖池不討

管一尺一寸大江上下無營運裝載之一船其或非意相加則力誡子孫閉門謝過而巳此極猥瑣事逢聖何臚列乃爾先正有言孝子一步不忘親積之成大孝忠臣一事不顧私積之成純忠廉官一銖不苟拾積之成清白烈女一笑不聞音積之成貞節天下事皆起於微成於慎微微之不慎星火燎原蟻穴潰堤吾畏其卒故怖其始也

今寒士一旦登第凡輿馬僕從飲食衣服之類即欲與膏粱家爭爲盛麗秋毫皆出債家謂選之官債主即隨之而至非盜竊帑藏朘剝閭閻何以償之及其罷官歸休則恣橫於鄉黨居間請託估計估奪無所不至安得國有廉吏鄉有端人昔人言受恩多難以立朝吾亦曰舉債多難於立身

喃喃錄云先府君以八座家居一敝袴十年不

易綻補幾無完處。朱少傅衡嶽里居侍養，
巳三品，客至，或身自行酒。近時貧士偶躐科
名，輒暴殄天物，窮極滋味，服飾起居，無不華
煥。袒衣褻服，紅紫爛然。至於梳頭裹脚，亦使
童奴代爲。不知閒却兩手何用。如此舉止，名
位安得尊崇？壽命又安得長永？一葉之舟，載
得幾許物事。

錢糧差役，輸納自有定期。惟先期辦理，依期完

納免於公差催擾自然快活若托故推辭延久不納使他人受比併之苦而我亦終不能免則何益矣至於厚賄吏書飛詭稅糧求以避重就輕而一旦敗露爲罪尤大縱能隱秘不露而冥冥之中鬼神譴責豈肯放過可不戒哉

斗斛秤等之類所以平物價而一人情也今人或用二樣大入小出重入輕出其意只是便

益爾然便益在我虧損在人與暗計竊取者何異故必較量大小輕重得中一件只用一樣出入皆同自然人已無虧況貧富有命算計全不在此

教家類纂曰親族隣里有狡獪子弟能恃強凌人損彼益此者富貴家多用之以爲牙爪且得目前快意此輩內既奸巧外常柔順詈罵狎玩亦所甘心人多愛之不知他日所以鼓

惑吾子弟而引誘爲非者皆此輩爾故唐史有言妖僧孽狐當晝則伏息自如得夜則爲不祥此輩之謂也若平昔延接忠實剛正之人雖言語多拂人意而子弟與之久處則有身後之益所謂快意之事常有損拂意之事常有益凡事皆然宜廣思之

薛文清公曰辱之一事最所難忍自古豪傑之士多由此敗者竊意辱之來也察其人何如

彼爲小人耶則直在我何怒之有彼爲君子耶則直在彼何怒之有世之人不審辱之所自來一以怒應之此其所以相讐而相害也歟

韓魏公曰小人不可求遠三家村中亦有一家當求處之之理知其爲小人以小人處之更不可校如校之則自小矣

自警編云養子弟如養芝蘭既積學以培植之

又積善以滋潤之父子之間不可溺于小慈自小律之以嚴繩之以理則長無不肖之悔

一切順逆得喪毀譽愛憎要知宇宙古今聖賢凡民都有的不必輒自驚異

大凡人之舉動異常毎爲不祥之兆余一鄰家仕爲令其子携家屬歸前堂梨園後庭絲竹晷無虚日余謂友人曰此鄰不久其有哭聲乎居無何而其父卒於官萟歌之反爲哭未

有極而不反者

佛典以人生現前產業爲五家所共一曰國王二曰水三曰火四曰盜賊五曰不肖子凡人辛苦作家自謂可以長守不知不覺常爲此五家負之而趨故曰共也夫尋常家業猶不免共之者況得之横求者乎

閨門之内少了個禮字便自天翻地覆百禍千殃身亡家破皆從此起

率性而行直與正自無求於人不怍於物以

養吾素而已言務達志文以適意不求世俗

惟理之務以養吾素而已

文求相與人守書曰天雅著居三間在衛山

深處古書酒外一壺不以為合於論簡傳

於行中日歸于布向其間天然仁厚自此更

不可以大不淡決徐乎危瀉於適則其

爻厲多矣

四大堂匯古錦卷十九 論理 條

士大夫處世治中準廉取辭守可以續話入源

了

心源未明緣話語徐便跳香覓手不能拚

號天覺好術而不信語了語錄六般語言本參

士曰非卿既卿矣而安之

卿既卿閒既而遠鄉人後得既以前既遠鄉

於人說鄉士其所著既為鄉人所認鄉士曰是

齊人沈麟士其所着屐為隣人所認麟士曰是卿屐耶即跣而返隣人後得屐以前屐還麟士曰非卿屐耶笑而受之

張天覺好佛而不許諸子誦經云彼讀書未多心源未明纔拈着經卷便燒香禮拜不能得了

士大夫於世法中惟廉取薄享可逕續壽之源

四本堂座右編卷十九循理　終